

小 英 雄
綺 紋 譯



有 所 繼 版

雄 英 小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出版

原 著 者	朵斯退也夫斯基
譯 者	綺 紋
發 行 者	亞 東 圖 書 館
發 行 所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四號 亞 東 圖 書 館
分 售 處	各省各大書店
實 價	三 角
郵 費	二 分 半

這是朵斯退也夫斯基年輕時在聖彼得堡彼得保羅監獄中寫的一篇短篇小說。爲此之故，這篇小說底取材及其作風與朵氏其他著作不甚相同。正如八年之後他給兄弟的信上所說：「那裏人們祇能寫些最無犯罪嫌疑的東西。」雖然如此，但孩童心理底表現以及描寫的細膩，這篇小說並不遜於他的傑作卡拉馬

索夫兄弟和罪與罰。

譯者

小英雄目次

小英雄

一八六

乞兒

一〇

聖誕節與結婚禮

一〇

那時候，我還不滿十一歲。就在這年七月人們派我到莫斯科附近某田莊去探訪一個親戚。這時他家已來了大約五十多個客人，也許還更多點……我不知道客人究竟有幾個，——因為我未曾計算過他們。大家都是異常高興而盡力去尋求快樂。彷彿這宴會一舉行起來，就不願再叫牠停止似的。同時，主人也好像發誓要盡可能迅速地耗盡他的全部巨產。——這個目的，他在不久之前果真達到了：他果真揮霍盡了一切，連最後一平方尺田產也失去了。

時時刻刻都有新客到來。那裏與莫斯科距離很近，人們從那裏可以望見莫斯科的城池。離去的客人僅給新來的客人騰坐位罷了，因為去了若干客人，即

有若干新的客人補上去；這宴會簡直是無窮無盡地繼續進行着。各式各樣的玩意兒一個跟着一個行下去。這個連續似乎是沒有終點的。有時人們騎着駿馬在野外馳騁，有時沿着河流或在森林裏舉行長遠的散步；聚餐會和郊宴是秩序單上面所規定的；每逢美好的黃昏，照例要在莊屋的大涼台上會食。這涼台用許多奇花異草粧飾得非常美麗。香花和桌上的燦爛燈光融和起來，襯得我們這些嬌艷的年青——差不多是沒有例外的——太太更加美麗標緻，尤其當她們日間旅行之後，帶着她們的鮮艷顏色，活潑面孔，和那雙閃閃有光的調皮眼睛坐在桌旁的時候。她們時時靈巧地不拘束地賭賽她們的口才，互逞談鋒，各不相讓；在這些妙語和諧談之間，又參雜着她們清脆可聽的笑聲。時常又有跳舞，音樂和歌唱；如果天氣不好時，人們就舉行古裝表演，團體遊戲，猜謎之類，自然遊戲也是少不了的。此外還有說書會講述一些最奇異的故事，以及許多趣聞軼

事等等。

客人中幾位特別惹人注意，他們都是一些重要人物。自然這裏也免不了嫉妬，饒舌和一些普通的小誹謗，沒有這些東西現在的世界就不能夠存在的，沒有這些東西大約要有幾百萬人將死於他們的蠢笨之下，像那些死在秋天的蒼蠅一般。但那時我不過十一歲，我還缺少對於這類人的理解力，此外我的思想又完全忙於一些別的事情，所以那時所偶然聽來的談話，祇有一部分還留在我的記憶裏頭。自然以後我又常常想起了當時爲我所忽略過去或沒有理解的談話。當時祇有那些燦爛的外觀能在我的小孩子眼光裏印了一個深刻而耐久的影子。那些普遍的遊宴的情緒，那些毫無顧忌的快樂，那些愉快而光耀的生活，——所有這些爲我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事情都給我作了一個深刻的印象，最初幾天居然使我昏迷，使我的幼稚的頭腦變成昏亂不堪。

自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不過是一個小孩子罷了，同我開玩笑的那些美麗太太，她們的思想中，也並沒把我當做一個更大的人。但是——奇怪！——雖然我祇有十一歲的年齡，却常常有一種稀奇的感覺，侵襲了我，這種感覺當時連我自己也是不能理解的：彷彿有種不能看見不可捉摸的東西輕輕地溫柔地撫摸着我的心，使着我的心如遇了非常可怕的事情之後開始跳動和焦灼起來，並且常常使熱血忽然湧上我的面孔。有時我竟把我所享有的種種小孩子的特權引以為恥，我幾乎把牠當作對於人格的侮辱。往往像有一種奇怪的東西追逐着我，使我必須逃避，逃避到任何人不能看到我的地方去，僅僅為的去緩和一個呼吸，去回想某些事情，在我，這些事情還像才發生了不久一樣……但是，却也作怪，猛然間，彷彿我要回想的痕跡又從我的記憶中全部擦去了一樣……

——沒有這樣做，我相信，我再不能安靜下去了，而且我也不能把這件事情對

人們公開出來。

我終於感覺到：我有某件秘密，對着一切人們隱藏起來，從未公開過；但我無論如何是不願對人說出一個字關於這件秘密的，因為小孩子的我爲這件秘密要羞愧得流出眼淚來。我到那裏不久之後，便開始在這圍繞着我的混亂中感到某種的寂寞。不錯，那裏還有別的小孩，但是他們不是比我大得多，便是比我小得很，此外我也絕不是急需尋求一個玩友的。的確對我不會發生甚麼特別的事情，如果我不在這人羣中間佔着一個特別位置。在所有那些標緻的太太們心目中看來，我還是一個完全天真的小生物，這個小生物是值得她們來愛撫，而且可以當作一個洋囡囡一樣來玩弄的。她們中間有一位特別惹人喜歡而年輕的金髮美人，她有一頭最美麗，最茂盛的頭髮——這樣的美髮是我從來未曾見到，以後也將不能見到的。她不斷地戲弄我，彷彿發誓不讓我來安靜一般。

當客人們都被她同我所開的放肆的玩笑惹得哄然大笑的時候，我簡直十分氣憤而混亂，但是她却相反，毫無問題，她是非常高興的。她的行為常常好像寄宿舍裏的使女，不過她却是惹人喜歡的，並且在她的美麗中有一種東西能使人眼睛立刻感受刺激，簡直能使人陶醉。自然，她絕不像那般怕羞的金髮小姑娘，她們或者是那麼溫柔像玫瑰花並胆小像一隻白的小老鼠，或者純樸可愛的像那些女牧童一樣。她的身材不很高，她的面龐微帶圓形，她的眼光含有溫柔美妙的神氣，這種神氣能使她更惹人憐愛。她的眼光中彷彿裝着電氣，因此這對眼睛常常發射閃電一般的光芒，總之，她完全像火一樣，像人們所常說的，一種活潑的，輕快的，生氣勃勃的火。從她那大而圓睜的眼睛裏，噴吐出火花，有如寶石一樣。我絕不願把這種閃光如電的藍眼睛去同那南國美人底黑眼睛相交換，即使她比最黑的安妲縷絲底眼睛更黑一百倍；因為我的金髮美人確實是那

位黑眼美人底雙生姊妹，這個黑眼美人就是一位有名詩人用這樣最美好的詩歌頌過的，他說，他能夠重重發誓；願意快樂地犧牲他的整個生命，祇要允許他用他的指尖輕輕觸動他的美人的外套一下。現在還可以加上說：我的美人是天下美人中之最有趣的，甚至於還是最天真，最放肆，最愛笑的小孩子，雖然她已結婚約有五年了。笑聲差不多沒有離開過她的嘴唇，這個嘴唇鮮艷而清麗，就像那玫瑰花的花瓣一樣，這玫瑰花在清早的晨光之下，尚未完全展開她那芳馨的花萼，而朝陽也還未曾晒乾那清涼而閃光的露珠哩。

我還記得，在我到後第二天，那裏正舉行演戲。大廳中密密緊緊擠滿了人：連一個坐位也沒有空。我因一點偶然的事情遲到了，就祇好站着看戲。但是有趣的戲劇不斷地把我拖向前方，不久我竟不知不覺擠到前面幾排椅子了。我終於停止在那裏，靠在一張坐着一位太太的椅靠上。這位太太便是我的金髮

美人！但我還必須聲明，那時我們還是互不相識的。這時——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我竟開始注視着她那溫柔的，像乳沫一般白的，像神話中傳說那麼美麗的雙肩了；雖然當時這兩件事情對我完全是一樣的，即注視着這雙美麗的女人肩膀，或是看着我前面第一排那位尊貴太太灰色頭髮上所戴那個用火紅色繡帶縛着的頭飾。但是在這金髮美人旁邊，坐着一位老處女，她是那種女人當中的一個，這種女人總是盡可能擠在一些青年太太附近，而她們所選中的美人，也就是那些男性青年所願接近的美人，——這是我以後才注意到的。但這不過是附帶的說話；我之所以談及這件事情，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爲這位老處女發現了我的注視的眼光，於是立刻屈身向她那鄰座的女客，帶着狡詐的微笑在她的耳裏咕嚕了幾句。忽然這位美人轉過身來，閃閃的眼光便遲疑不定地落在我的身上。因爲我沒有料想到這件事情，所以竟驚惶地縮成一團。然而她却笑

了。

「這齣戲你很喜歡麼？」她問我，並且做一個俏眉眼，嬉笑地看着我。

「是——的，」我回答着，用一種驚訝的神氣望着她，她却像在我的驚訝之中發現了滿足一樣。

「爲甚麼站着呢？那麼你將要感到疲倦的。難道所有坐位都已坐滿了嗎？」

「是的，統統坐滿了，沒有一個空位，」我說。這次我對於找尋一個坐位比對於這位美麗太太底閃爍眼光還更關心些。此時我的心中真實快活，因爲我終竟找到了一顆能夠訴說苦衷的好心。「我已經找尋過了，但是每張椅子上都已坐了一個人。」我加上說，彷彿我在對她訴苦。

「這裏來！」她堅決而很快地說，彷彿她對於一切事情都是這樣閃電般決

定的。一種瘋狂的思想立刻鑽進她的頭腦。「到我跟前來，快點！坐在我的腿上！」

「大腿上？……」我有點奇怪地重說一遍，此時我不知道怎樣作才好。

如我已經說過的，我的小孩子底特權就是這樣開始來侵犯我，來使我羞愧。但是這位金髮美人却比任何人都來得惡毒。這是一個胆小怕羞小孩子的我，那時在太太們面前覺得特別害怕，所以她的請求使我十分侷促。

「是的，大腿上！爲什麼你不願意坐在我的大腿上呢？」她笑着，笑着，愈笑愈加放肆，上帝曉得她笑些甚麼，——也許笑她自己這種念頭，也許是因爲她能使我狼狽而覺得歡快。

我臉紅了，我在慌愧中偷偷向着周圍探視，——企圖找尋一個機會，可以脫逃到什麼地方去。但是她却先發制人，早已抓着我的手，很快地把我拖到身

邊，而且突然——完全意外地並使我大吃一驚——她把我的手緊握在她那熱烘烘的纖指裏，彷彿放在一個螺旋帽裏一樣。這個使我非常痛苦；爲了不叫喊出來，我必須集中全身的力量。所以我現出了個很難看的臉孔，也是無可奇怪的事情。此外，也可以說，我不但是驚訝與惶恐，而且簡直有點駭怕了。我所駭怕的，就是我這時突然親身經歷一件事情，即說：那麼美貌的太太，同時竟那麼惡毒，竟能夠那麼殘酷地加害一個素無怨仇的小孩子，而況還是在許多生人面前呀！的確，我的內心痛苦完全反映在我的不幸的面孔上，然而這位無禮的太太却放聲大笑起來，並且緊捏着我的可憐的手指，彷彿要把牠握碎一樣。這彷彿能使她感覺得一場大快樂；即作一些怪事，或玩弄一個可憐的小孩，並使他真正痛苦到失望。事實上我是近於失望了。起初我是羞愧得要死，因爲那些坐在附近的人們都在回顧着我們，有些帶點驚訝和莫明其妙的神情，另一部分人

則微笑着，因為他們都立刻明白，這位美麗的金髮太太又在作弄人了。後來我簡直痛苦得要喊出來了，因為這位美人好像把她的一切貪心都用在緊捏我的手指上，正爲得我不喊，她捏得更加利害。但是我却像一個小斯巴達人般站着不動，也不喊。我恐怕：我的喊聲會驚動大衆，並把普遍的注意力轉向我；喊出來之後將對我發生什麼事情，這是我所不能想像的！在我的失望之中，我開始和她苦鬥，企圖把我的雙手從她的手指裏解脫出來，但是這位潑辣貨比我有力量得多。終於痛得我不能再忍耐了，於是我喊了起來，——但這就是她所等待的呵！就在這一瞬間她放開我的手，而且坐在那裏，好像全然沒有發生過甚麼事情一樣，好像她是世界上最無罪愆的人，即使別人無禮，她是不負責任的。簡單說：她好像一個真正小學生底行爲，這個小學生，當教師剛一轉身時候，就在這反掌間作了些俏皮事，——打一個幼弱的小孩一下，或是這一類的事情，而

使那個小孩呼喊，——立刻他又很莊嚴，很有禮貌地坐在他的位子上，把頭低下來，或者非常注意讀着他的書，爲的使那因喧嘩而轉身像老鷹般注視他的教師先生，沒有話說，祇好把長鼻再放下來。

恰在此時，他入底注意力都被我們主人底拿手好戲吸引去了，這還算我的幸運，——他在這幕滑稽劇裏扮演着重要角色。暴風雨一般的喝彩聲響了，我便很敏捷地利用這個機會而逃遁；擠過幾列坐位之後，我便跑到對面的角隅裏。我驚惶地把半個身體藏在一個大柱後面，從那裏偷窺我那殘忍魔鬼所坐的地方。她笑得非常利害，簡直非把手帕按在她的脣上不可。她還是不斷地用着眼睛向周圍尋我，但她並未發現我所在的地方。我們那種瘋狂的角鬥行爲結束得那麼快，這似乎使她很不高興。她大概又在籌劃着一個新的玩意兒了。

我們的友誼就是這般開始的。從那晚起，我在她的面前再也不能安靜了。